

區別、性化與男性： 從女病視角重探閻連科《受活》中的殘病^{*}

朱凱欣^{**}

摘 要

2022 年，徐州「鐵鏈女」事件引發輿論譁然，顯現「性別」、「政治」兩套權力體系的壓迫力量。近二十年前，《受活》已揭示此二權力系統的複雜聯繫。過往研究多圍繞政治歷史討論《受活》疾病書寫，鮮少觸及性別視域，但殘疾確於書中依性別兩分。本文分析小說的女性殘疾，並援引跨學科文獻，論證《受活》雖突破了過往女病書寫專攻情感疾病的傳統，聚焦女性殘疾，但終難掩局限。這一面映射出父權文化滲透，一面服務於小說主題塑造，在文本中表現為：一，女性殘病被限定在三個類別，揭示僵化的性別權力結構，又凸顯「禁錮」的隱喻；二，女性殘疾被性化為其魅力源泉，具男性凝視與怪誕意味；三，男性通過治癒者/破壞者的雙重角色合理化其暴力的同時，表現出「男性完整，女性殘缺」的身體觀。政治與性別兩套看似平行的病態權力體系，統合於小說的女性殘病敘事中——她們作為殘疾者無力抵禦健全者以及外部政治與現代化進程的侵襲，身為女性又受到男性的必然壓抑。

關鍵詞：疾病書寫、殘疾、閻連科、《受活》、女性主義

^{*} 感謝林珮吟教授與蔡元豐教授的指導與鼓勵。感謝匿名審查人的寶貴意見。

^{**} 香港大學中文學院及國王倫敦學院電影研究系聯合培養博士生。

（收稿日期：113.03.26；通過刊登日期：114.02.03）

一、前言

在《疾病的隱喻》中，蘇珊·桑塔格（Susan Sontag）揭示了疾病作為意象常被賦予豐富的隱喻幻象，當它們被言說、想像時便不再是單純的生理病症，而為映射出豐富隱喻的話語系統（discourse）。¹在中國的語境，疾病於近代常和國族意識相纏繞，以「東亞病夫」的喻詞指代中國日漸孱弱的國體。²至當代中國，疾病敘事在與歷史變遷、社會議題、作者性等因素的互動中愈發多樣化。而論及當代疾病書寫，閻連科則不可迴避，其作品觸及各類病症，如《日光流年》裡的喉堵症、《丁莊夢》裡的愛滋病、《風雅頌》中的精神病等。其中，2004年初次出版的《受活》聚焦殘疾意象，擬造由殘疾人組成的受活莊，展現出獨特的意蘊。在出版的次年，《受活》便因其「對特殊歷史時期的整體把握，既真實生動又出人意料」獲第三屆老舍文學獎優秀長篇小說獎。³該「特殊歷史時期」可能指向小說兩條故事線——社會主義時期茅枝婆帶領受活莊入社的歷史敘事，以及改革開放後新官柳縣長以荒誕的觀光業設想發展受活莊經濟的「當下」敘事。立於2004年千禧之初的時間節點，此二故事線顯得尤具現實性，它總結了上世紀後半葉中國的苦難創傷，又表述了對改革開放經濟膨脹、加速現代化以及社會失衡發展的焦慮。正如劉劍梅指出，《受活》反映了閻連科對當代中國兩類烏托邦理想的質疑——革命中國的共產主義烏托邦、改革開放的經濟烏托邦。⁴《受活》在出版之初受到廣泛的關注與認可，必不能脫離它對二十年前中國社會政治語境的精妙捕捉。

亦正因此，過去對該書的研究多聚焦於其政治與歷史成分。如，張翼、曹雪楠共同從鄉村主題解析《受活》。前者聚焦殘病敘述與鄉村歷史性苦難主題的密切連接，後者強調受活莊在政治與事實上的自由悖論，映射出當代政治的病態權力生

¹ Susan Sontag, *Illness as Metaphor* (New York: Vintage Books, 1979), p.3-5.

² 早於1895年，嚴復便在〈原強〉中表示：「中國者，固病夫也。」此「病夫」的語詞後為梁啟超借用，成為國體羸弱的隱喻。見嚴復，〈原強〉，《直報》，1895年3月4日至9日；梁啟超：《新民說》（上海：中華書局，1936年），頁115。

³ 楊鷗，〈閻連科：“勞苦人”是我寫作的核心〉，《人民日報海外版》，第七版，2005年2月23日。

⁴ Liu Jianmei, “To Join the Commune or Withdraw from It? A Reading of Yan Lianke's ‘Shouhuo’”, *Modern Chinese Literature and Culture* 19, no. 2 (2009): 4, 11.

態。⁵鄉村主題外，受活莊類烏托邦的設定，也蘊含豐富的政治隱喻。陳穎（Shelley W. Chan）認為，受活莊在現代性焦慮的線索下完成了從病態社會隱喻至烏托邦式希望的蛻變，而小說熱烈展示殘疾及畸形病症，則映射出對扭曲人性的諷刺批判。⁶可見，目前研究對《受活》疾病書寫政治、歷史要素的討論已相對充備。

在《受活》出版二十年後的今天回望，性別議題愈發頻繁地參與到社會話語討論，其中更有不少事件揭示性別與政治在當下社會的緊密勾連：如2019年，殘疾女性方洋洋因無法受孕被丈夫及其他家屬虐待致死，而司法系統被譴責對施暴者處罰過輕。⁷2022年，徐州豐縣「鐵鏈女」事件，亦引發輿論譁然。疾病、性別、政治。⁸這些議題早於《受活》中有所呈現，但過往研究卻鮮少從性別面向討論此小說。⁹筆者認為，從性別視角分析《受活》的疾病意象尤具意義。除了回應社會現實，還至少有兩層意義。其一，疾病書寫的傳統脈絡本與性別因素緊密勾連。歇斯底里症專屬女性的預想、「閣樓上的瘋女人」、維多利亞小說及明清文學中頻繁出現的病美人、肺病書寫與理想女性形象的聯姻等現象，都揭示著性別在疾病書寫中的關鍵地位。¹⁰從性別視角出發，把《受活》置於女病書寫的體系中討論，可將閻連科從常見的政治分析脈絡中釋放，在補充女病書寫研究的同時，折射出對《受活》的新解讀。

⁵ 張翼，〈疼痛的鄉村，疼痛的寫作——閻連科創作中的「疾病」意象解析〉，《小說評論》第5期（2007年），頁68-70；Cao Xuenan, "Village Worlds: Yan Lianke's Villages and Matters of Life", *Journal of Language, Literature and Culture* 63, no. 2-3 (2016): 180-183.

⁶ Shelley W. Chan, "Narrating Cancer, Disabilities, and AIDs: Yan Lianke's Trilogy of Disease", in *Discourses of Disease: Writing Illness, The Mind and The Body in Modern China*, ed. Howard Y. F. Choy d. (Leiden: Brill, 2016), 177-199.

⁷ 張家然，〈何以致死？被虐待的方洋洋的22歲冬天〉，2019年11月「澎湃新聞」。
（https://m.thepaper.cn/kuaibao_detail.jsp?contid=10055445&from=kuaibao），2024年6月14日檢索。

⁸ 王月眉，〈「鐵鏈女」案判決公布，量刑被指過輕〉，2023年4月10日「紐約時報中文網」。
（<https://cn.nytimes.com/china/20230410/china-chained-woman-sentencing/zh-hant/>），2024年10月4日檢索。

⁹ 張秀平雖嘗試從性別視角分析閻連科小說中女性角色，但未將之與疾病敘事聯繫。張秀平，〈男權中心視角審視下的女性——閻連科小說解讀〉（東北師範大學碩士學位論文，2010年）。

¹⁰ 歇斯底里症的性別化現象可參考 Sigmund Freud, Josef Breuer and James Strachey, *Studies on Hysteria* (New York: Avon, 1966), 190-201; 「閣樓上的瘋女人」可參考 Sandra M. Gilbert and Lisa Appignanesi, *The Madwoman in the Attic: The Woman Writer and the Nineteenth-Century Literary Imagination*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2020); 肺病書寫與女性的聯繫可參考 Susan Sontag, *Illness as Metaphor* (New York: Vintage Books, 1979), 28.

其二，性別與政治在話語上多所交集，因性別的架構本具政治性。¹¹由此，《受活》殘病書寫中的性別與政治敘事，也存在對話可能，此對話有助拓深對該作的現有討論。

故此，本文擬從性別和疾病兼顧的女病視角切入閻連科的《受活》。首先從在女病的類別、女病的呈現，及男性在女病中的角色三個層面，細析小說中女性與殘病之關係。之後將《受活》置入女病書寫的譜系，討論其位置、特殊性以及與前代、同代女病書寫的對話可能。在文本分析時，筆者將引入兩條解讀思路：一，將女病呈現與女病書寫的傳統脈絡相對比以把握其中的文學互動及其背後折射出的更深層次內容；二，將這類女病闡釋與《受活》的其他主題（如政治隱喻）加以聯繫，觀察小說的殘病書寫是否能通過女病/性別視角獲得新的整合性認知。

二、幼化、失聲與禁錮：被區別化對待的女病

崔伊花（Aoife Cantrill）在討論《受活》時提到，受活莊按照殘病的不同類病被劃為不同的地理分區，如失明者、聾啞者各自居住在不同的地方。¹²而小說中的殘病，實則還依性別的隱性線索兩分——女性殘病被以特別的標準從普遍的殘疾病種中區別了出來。小說中的男性殘疾者，多具明顯畸變的外在缺陷。這種缺陷往往是誇張的，如極度萎縮的小腿或扭曲的面容。相較之下，女性殘病則不具這些令人恐懼的外在特徵，且被規限在三個類別之中：體型縮小、感知缺失、行動受限。

侏儒是《受活》中出現次數最多的女性殘病，與故事核心緊密相關的菊梅的四胞胎女兒（桐花、槐花、榆花、幺蛾兒）皆以侏儒形象登場。《受活》多處刻畫這些侏儒女孩的矮小體型，如「人小的像只麻雀兒」，「各自大約都是三四尺的高，體重都不到五十七斤」，「人都小到雞和蛾子了」。¹³在刻畫這些侏儒女孩的體型之微小的同時，作者還反覆強調這種特殊體格帶給她們的孩童化特徵。稍微長高了的槐花，被形容為「都覺得她不是十七歲，而是只有十一二歲的姑女」。¹⁴活術團的侏儒

¹¹ 如凱特·米利特（Kate Millett）在《性政治》中提及性的問題具政治意味，她將政治闡釋為一種支配性的權力結構，並指出女性與男性長久被置於「從屬與支配」的父權制度之中。見 Kate Millett, *Sexual Politics* (Urbana, IL: The University of Illinois Press, 2000), 23-24.

¹² Aoife Cantrill, "Neither Fact nor Fiction: Endnotes, Mythorealism and Reading "Inner Truth" in Yan Lianke's *Lenin's Kisses*", *Literary and Cultural Studies* 47, no.2 (2021): 134.

¹³ 閻連科，《受活》（北京：人民日報出版社，2007年），頁137，184，186

¹⁴ 同上，頁135。

表演也被包裝為兒童表演的形式：「九胞女就手拉手地從後台跑了出來了，像是城裡哪一個幼稚園的班。」¹⁵在此般敘述下，侏儒被完全塑造為孩童形象。而這些「孩童」在文本對其美麗外貌的反復刻畫下，又被賦予了古怪的性吸引力。由此，侏儒女性成了揉合幼童外貌與成人吸引力的特殊存在。循此看法，第十一卷所刻畫的侏儒女孩受辱情節，便格外令人難以忍受，因其描述折射出潛在的戀童癖傾向。戀童癖的狹義定義可參照美國精神病學會對戀童障礙（pedophilic disorder）的診斷，強調對青春期前的孩童（通常在十三歲及以下）產生頻繁的性幻想、性渴望或性行為。¹⁶為幼童化體徵（如幼態的面容、兒童化的小體格、光潔無毛的四肢）所吸引雖不在嚴格的病理學層面上構成戀童癖的判定，但仍是戀童傾向的重要表現。¹⁷因此，戀童癖在流行文化中的彌散便不單單反映為性化兒童，也表現為幼童化的特徵（最典型的是光潔無毛的四肢）成為男性對女性幻想的主題和女性需迎合的審美傾向。¹⁸在東亞語境中，這種戀童癖式的文化偏好尤為明顯：白皙、纖細、幼態，似是更受男性青睞的女性外在特徵。如在中國本土，就有「純慾風（強調純真而又帶有色慾氣息的風格）」、「白瘦幼審美」盛行的社會現象——這些女性審美流行風向都強調幼化外表的性感色彩。¹⁹此現象與父權制度有關，因為孩童往往象徵著柔弱、純潔與服從，其特徵都與男性中心文化所期待的理想女性形象相吻合。此外，羅鵬（Carlos Rojas）指出，戀童癖反映出父權制的迷思，即通過與年幼純潔的女孩結合助其獲得

¹⁵ 同上，頁 186。

¹⁶ American Psychiatric Association, *Diagnostic and Statistical Manual of Mental Disorders: DSM-5-TR* (Washington, DC: American Psychiatric Association Publishing, 2022), 697-698.

¹⁷ 有心理學者表示，戀童癖渴望的對象不僅限於兒童本，也包含兒童化（childlike）的身體，見 Jill D. Stinson and Judith V. Becker, “A Case Study in Empirically Supported Treatment”, in *Case Studies in Clinical Psychological Science*, eds. William O’Donohue and Scott O. Lilienfeld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3), 441. 同時，有心理學實驗通過對比兒童化體型圖片與成人化體型圖片的視覺刺激接收反應，衡量被試的戀童癖程度，詳見 Michael C. Seto, *Pedophilia and Sexual Offending Against Children: Theory, Assessment, and Intervention* (Washington, DC: American Psychological Association, 2008), 39.

¹⁸ Catharine Lumby, “No Kidding: Paedophilia and Popular Culture,” *Continuum* 12, no. 1 (1998): 47–54; Megdala Peixoto Labre, “The Brazilian Wax: New Hairlessness Norm for Women?” *The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 inquiry* 26, no. 2 (2002): 113–132; Erving Goffman, *Gender Advertisements* (London: Macmillan, 1979), 5.

¹⁹ 薛芮，〈成年女性試穿童裝：被「白瘦幼」審美異化的身體表演〉，2021 年 3 月 24 日《中國婦女報》。（<https://women.huanqiu.com/article/42QvCIItQtpm>），2024 年 6 月 14 日檢索。

性成熟，並同時讓自己回到象徵意義上的性純潔狀態。²⁰《受活》對侏儒女孩幼化特徵的吸引力刻畫，一方面或是作者為求奇特而有意偏離一般倫常的結果，另一方面也似受此父權中心的戀童癖文化影響。

第二類《受活》中的女性殘病，即缺失聽、視、聲等感知功能，受活莊起始傳說中的聾啞婦人和失明的桐花，為這類殘疾女性的代表。對世界感知的能力下降，讓這些女性位於更被動、脆弱的處境。雖然小說試圖說明這些女性在其他感官上有優異的表現，但未能改變她們所處的被動位置。在受活莊的傳說中，善良的聾啞老婦向軍官胡大海求情，請他放過遷徙中的失明老人和他腿部殘疾的兒子。受過聾啞老婦幫助的軍官欣然應允，並留下銀兩、糧食、人力，讓他們得以在耙耨山脈一帶定居。²¹因此，受活莊視這位聾啞老婦為先祖神明。這種敘述看似彰顯了女性力量，但受活莊的建立完全依仗位高權重的男性軍官，聾啞老婦實則處於被動——甚至在哀求時都無法言語，只能期盼男性軍官能從人群中注意到她的目光。桐花失明，雖有聽音識物的非凡本領，但日常生活仍須他人牽引，難脫被動狀態。此外，小說還使用大段篇幅描繪失明造成桐花對世界的懵懂無知，如側面通過桐花與妹妹蛾兒的對話（「你這個瞎子呀，柿樹葉就是和柿樹葉一個顏色嘛」），或直接描寫「十七年了她不知曉樹葉是綠的，雲彩是白的，鐵鍬、鋤上的鏽是紅顏色」，凸顯她不了解世間萬物。²²克裡斯托弗·卡波維茨（Christopher F. Karpowit）和塔利·門格爾貝格（Tali Mendelberg）寫道，女性常在政治、公共或任何涉及發聲的場域被剝奪聲音。²³在這層意義上，聾啞女性形象可解讀為失聲女性群體的具象呈現。同時，小說中這些可愛、溫馴、天真的聾啞或失明女性形象也承載了男性幻想她們無聲服從、被動懵懂。

除了侏儒、感知能力缺失的女性外，癱媳婦是小說著墨較多的殘病女性形象。她的殘疾大致可概括為肢體殘缺而行動受限的類型。《受活》中有多個行動不便的男性肢體殘缺者，但閻連科對二者的殘疾描述，卻明顯有所不同。對於男性，作者不吝筆墨地去刻畫他們的病變部位：「莊後木匠家的侄娃兒，蟲兒一樣小，只有十

²⁰ Carlos Rojas, *The Naked Gaze: Reflection on Chinese Modernity*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Asia Center, 2008), 209.

²¹ 閻連科,《受活》,頁4-7。

²² 同上,頁78。

²³ Christopher F. Karpowitz and Tali Mendelberg, *The Silent Sex: Gender, Deliberation, and Institution*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14), 165.

幾歲，他自小得了小兒麻痺症，一條腿細得如了麻桿，腳也小儒得如著一隻鳥頭兒」²⁴——如此對男性殘疾者病腳的特寫，在小說中不勝枚舉。癱媳婦雖多次出現，但作者一次都沒有描繪過她殘病的外在特徵，只側寫她神乎其技的刺繡技術。肢體的殘缺不便作為疾病本無性別之分，但在男性身上重要的是此殘疾如何帶給他們外顯的畸變，而對於女性則只需發揮限制行走的作用。這樣的女病書寫或與長久出現在男權社會中的性別規限有關，即限制或禁錮女性的行動。癱媳婦可視作對被禁錮殘疾女性的具象化集合體：侏儒女孩被禁錮在「幼化」的男性視野中，被剝奪了成熟獨立的精神人格；聾啞婦女被禁錮在失聲的無助境地，難以表達自我；失明的桐花被禁錮在永恆的黑暗中，無法獨立生活……她們雖肢體上可以行走，卻都無法從根本上擺脫性別與殘疾的兩層牢籠。在更宏觀的層面上，受活莊本就是禁錮了殘疾者的牢籠——殘疾者通過活術表演走出村莊，在致富夢碎後又返回村莊。雖故事末尾受活莊居民自給自足的田園生活帶有自然主義的理想意味，但他們的退守自然卻非完全自主的選擇，而是被「圓全人」（小說對健全人的稱呼）搶奪盡錢財後無可奈何的選擇。在此意義上，受活莊確帶有牢籠意味，將殘疾者禁錮其中，限制了他們出走與發展的可能。在小說第十七卷，圓全人將殘疾人囚禁在大禮堂中脅迫他們交出所有積蓄——魯迅的「鐵屋」寓言再現，只是這次屋外的人不再「吶喊」著喚醒仍昏睡的屋內人，而是將他們囚禁其中。²⁵此情節設置具象化了受活莊殘疾人所被禁錮的鐵籠：這一鐵籠是受活莊的邊緣位置，是殘疾者生理上的限制，是「殘疾/健全」難以逆轉的權力秩序，也是文本中處處影射的病態僵死的權力體系……由此，《受活》在情節和主題上共同建構起一齣龐大的隱喻式禁錮（metaphoric imprisonment）。

依上文論述，《受活》的三類女性殘病從女性主義的角度表現出共通性，即她們皆融合了男性對女性的性別幻想，如幼態、依賴、被動。但在另一個層面上，這些刻畫或對表現小說的主題具積極意義。如癱瘓女性在肢體上具象化了被禁錮的殘疾女性形象，她們共同與小說中受活莊所構成的隱喻上的牢籠相呼應。同時，上述殘病女性的經歷都反映出虛假賦權的狀態，即她們看似被賦予了優於常人的能力，或表現出改變性的力量（如侏儒女的美麗、聾啞老婦作為村落創始者的美名、桐花和癱媳婦超人的特長），但這些力量在事實上虛設。女性們非但不能自主（如聾啞

²⁴ 閻連科，《受活》，頁 79。

²⁵ 魯迅的「鐵屋」寓言詳可見其〈自序〉，載《吶喊》（香港：三聯書店，2020 年），頁 1-7。

老婦的權力依賴於男性長官，桐花對世界毫不瞭解且依賴他人維持日常生活），還恐會被輕易糟踐（如侏儒女被強暴）。這樣的描述使殘病婦女與男性的關係，同小說中殘疾人與圓全人的關係，形成鏡像：小說中殘疾人被短暫地賦予優越地位（因殘疾而得以表演活術，賺取高額表演費），僵死的權力關係似乎也得到了暫時逆轉（活術團中殘疾者是主人公，圓全人只能擔當輔助角色），但這些優越地位與權力實則是脆弱而能被輕易剝奪的（最終活術團的圓全人脅迫、折磨同團的殘疾人，搶奪盡他們的金錢與尊嚴）。殘病女性同男性的關係，與殘疾人同圓全人的關係由此構成等價同義，共同折射著病態的、不容逾越的權力關係——處下位者即便被短暫地虛假賦權，最終仍被壓抑、剝削。

三、殘缺的性感：被性化的女體殘病

除被區別化對待而受限於三個類別外，《受活》中的殘病女性還表現出性化（sexualization）特徵。殘病女性多被描繪得極具吸引力，且在許多情況下她們的殘病使她們更美麗性感。

小說中沒有任何殘病美少年形象，且對男性殘病者的外貌大多一帶而過，但卻詳繪了多位殘病女性的美麗面容。四個侏儒女孩自登場以來，便未能擺脫文本反覆刻畫她們的外貌——從一開始單純地用「小巧」、「漂亮」等詞彙去描摹她們的面容，到後期逐漸細化地勾勒其身材。這種充盈著男性慾望的凝視，在第十一卷第五章中通過青春少年「孩娃兒」的視角被展現得淋漓盡致：

孩娃兒看見茅枝婆的身子像一捆一碰就散的枯柴火，看見癱媳婦胖虛虛的睡在那兒如一大蓬兒草，看見桐花、榆花、四蛾兒，她們人雖小，一排兒卧躺著，可她們胸脯上的個乳饅兒卻都鼓鼓脹脹哩，暄虛柔軟得如剛從籠裡蒸熟的白饅哩。他忽冷猛地明曉為啥都把那叫成乳饅了，忽冷猛地覺得越發地口乾舌燥，又饑又餓了，忽冷猛地就想爬到那乳饅頭兒上猛猛地吸吃幾口了。更為重要的，是他看見了槐花睡在窗口下，躲在最邊上，和別人隔了一些空當兒，像怕別人離她近了樣。鋪了一床紅亮亮的鮮單子，人在窗口的亮光裡，單穿了一件三角條兒褲，胸上戴了只有城裡姑娘們才戴的又尖又圓的白罩兒，其餘別的哩，全都赤裸著，鮮明明地露出她那白魚、白蛇樣的身子了，孩娃兒就聞到她身上青柳香香的味道了。他看見她腿上、肚上和臉上都白得如月如玉呢，嫩得和剛出窩會飛的鸛雀樣。他很想蹲下去摸摸槐花的白身子，想趴在那兒去她身上親一下，叫她一聲姐，再拉拉她那被枕在頭下的手，可是呢，茅枝婆醒了呢……²⁶

²⁶ 閻連科，《受活》，頁 278。

在男女混雜的大堂中，孩娃兒似乎只看見了女性，讀者也隨他的目光掃視在場的女性，並最終找到了渴求的目標——年輕、嬌嫩、性感的女性。孩娃兒的目光不是單純地「看」或「觀賞」，而是投射了強烈主體慾望的凝視。描述完女孩身體後，作者緊接著書寫孩娃兒的內心慾望，如想吸吃侏儒女孩的胸脯、撫摸親吻槐花的身子等等。將外貌描寫與男性慾望緊密並置，達到兩層效果：一、將男性慾望凝結於前文的女性身體描述中，使女性淪為男性慾望的客體；²⁷二、先寫女性的性感面貌，再寫男性的生理慾望，很自然地建立起假設的因果關係，即女性的誘人外表勾起了男性慾望，使男性慾望得到合理化解釋。此外，這段描述的前後情節本是：活術團的殘疾人被同團的圓全人困在紀念禮堂中，而小兒麻痺的孩娃兒在被困一夜醒來後口渴尋水。為何作者會近乎突兀地在此處插入與主線情節相關不大的外貌描寫呢？一方面，性元素為小說敘事增添了刺激色彩；另一方面，此段也鋪墊了後文四位女孩受性侵的情節。孩娃兒的慾望在這段中因茅枝婆驚醒而戛然而止——這意猶未盡的男性慾望，最終在之後的強姦戲碼中得到了暴力滿足。

值得注意的是，這些殘病女性並非「恰巧」貌美，而是殘病提升了她們的魅力，或直接作為她們魅力的來源。在第三卷中，作者如此描寫桐花靈秀出眾的外貌：「因為她是女孩娃，因為她還是全盲人，眼卻又黑又亮，水水靈靈如蒙了霧的葡萄呢，整個人兒素素潔潔，塵埃兒不染」。²⁸由此看來，盲人的身分非但沒有削減桐花之美麗，反為其增色不少。在第十一卷的血腥性侵戲碼中，健全男人「狂喜的大喊聲：『來幹吧，她們人小眼兒小，又緊又受活——誰不幹誰後悔一輩子！』」²⁹更直接把侏儒導致的體型微小，當作她們性魅力的源泉。在圓全男人的話語中，桐花、榆花和四娥兒作為獨立個體的價值被完全抹滅。她們的殘病特徵被徹底性化為男性慾望的客體，其價值也隨之被定義為「眼兒緊」。由此，《受活》中的女性因殘缺而性感，文本對其性魅力的步步聚焦，則近乎消磨盡她們的主體性。

²⁷ 此句分析參考了 Laura Melvey 在〈視覺快感與敘事電影〉中對電影「凝視」功能的解讀，即男性將幻想通過凝視投射到女性形象身上，而作為被凝視與被展示者的女性由此被澆灌入強烈的視覺色情意味。見 Laura Melvey, "Visual Pleasure and Narrative Cinema", in *Media and Cultural Studies: Keywords*, eds. Meenakshi Gigi Durham and Douglas M. Kellner (Oxford: Blackwell Publishing, 2006), 346-347.

²⁸ 閻連科，《受活》，頁 80。

²⁹ 同上，頁 308。

除了塑造、點明殘病女性的性魅力外，《受活》亦小心地維護著她們的魅力——這尤其體現在活術團殘病男女的表演形式差異上。隨著活術團大受歡迎，門票水漲船高，活術團的殘病成員們都提升了表演的看點，以期贏取更多酬勞。男性殘病者採取身體自虐的方式吸引注意，如聾子將兩百響的鞭炮掛在耳朵上，瞎子將原本一百瓦照眼睛的燈泡改成一千瓦，小兒麻痺者用血淋淋的腳來取悅觀眾……相較之下，幾乎沒有殘病女性通過傷害自己身體提升表演的看點。只有癱媳婦在繡花時，在「自己手上扎一下，擠出一滴血」來為自己的刺繡添上鮮豔的顏色。³⁰和小兒麻痺症孩娃兒被碎玻璃碴炸得滿腿的鮮血相比，這種程度的傷害似乎「不值一提」。而對於那些具有魅力的殘病女性（如桐花和其他侏儒女孩的表演），文本避而不談她們如何提升自己表演的難度與觀賞度，來防止任何損害她們已有魅力的可能。諷刺的是，這些被維護的美麗身體，在第十一卷的結尾，卻遭受了男性最大程度的破壞與殘害。文本特寫她們的傷痕，展示著男性如何在她們的身體上留下暴力的痕跡：「她們不僅是被人破了身子，還因為人兒小，下身被圓全男人的物件給撐得撕裂了，各人的腿間、腿下都有一大攤兒腥氣撲鼻的血，像流在那兒股紅黏稠的水」；「她們的光亮嫩微的身子都成了青紫色，青紫裡又含了被人辱過的土白呢」。³¹從性別視角出發，這種描述引起強烈生理不適的原因，不僅在於對血腥細節的殘酷特寫，還在於它背後透露出的可怕邏輯，即女性對自己身體的維護，似乎最終都難逃被男性蹂躪的命運。女性在連傷害自己身體這件事上，都被男性剝奪了主動權——在此，性別上的權力關係再次被凸顯。

從敘事的角度探問，對性侵過程與受虐細節的熱烈聚焦在促就全書悲劇最高潮的同時，又以健全男人狂喜的呼號與受辱女孩的「青喚」「紫叫」相交織，譜寫出一曲極度怪誕的狂歡曲。沃爾夫岡·凱澤爾（Wolfgang Kayser）將「怪誕」釋義為「異化的世界」，強調怪誕形象與主題所帶來的陌生、絕望與恐懼感受。³²巴赫金（Mikhail Bakhtin）則進一步將「怪誕」與民間狂歡節與諷諧文化相綁定，表示「怪誕」常以褻瀆的話語、身體的越界等世俗化過程「降格」高級、神聖、理想之物，在

³⁰ 同上，頁 247。

³¹ 同上，頁 309-310。

³² 沃爾夫岡·凱澤爾（Wolfgang Kayser）著，曾忠祿、鍾翔荔譯，《美人與野獸——文學藝術中的怪誕》（台北：久大文化，1991 年），頁 222-223。

貶低顛覆的同時以民間的力量賦予再生的可能。³³《受活》的殘疾女性受虐書寫，在不同程度揉合了此二頗為相異的「怪誕」意味：一方面，對侏儒受虐身體的不合宜特寫將「怪誕」的恐懼感推向極點，以侏儒女孩的獻祭構建完整小說「絕望的異化世界」；³⁴另一方面，作者又通過褻瀆、作踐美好之物（侏儒女孩的美麗身體），挑戰感官與道德的極限。這類不適與狂歡兼備的「怪誕」亦見於閻連科的其他小說，如《為人民服務》中主人公通過砸碎政治人物塑像獲得性愛高潮，《堅硬如水》中將瘋狂的性愛場景放置在革命的聲音與環境之中，都是以身體的性愛狂歡褻瀆、消解、顛覆政治偶像與革命話語的神聖性。³⁵《受活》中令人不悅的強暴橋段，可被視為閻連科常見「怪誕」狂歡手法在女病材料的再呈現。儘管難以得知閻連科是否欲挑戰既有的倫理觀，抑或僅為製造極限化閱讀體驗。但單從文本層面上來看，《受活》性化殘疾女性的書寫與強暴情節的勾畫，確實反映並強化了失衡的性別權力秩序。

《受活》敘事與凱澤爾「怪誕」釋義，在另一層面的共性亦值得關注，即令人恐懼不安的怪誕藝術誕生於特殊的語境。凱澤爾稱怪誕產生於「面對著四分五裂、無法理解的世界所產生的一種痛苦的害怕」。³⁶現當代世界的血腥革命、技術奇怪以及戰後餘波共同造就了人類共享的恐懼語境——這是凱澤爾觀察中現代怪誕藝術誕生的背景。³⁷當代中國經歷文革創傷，在期許和諧發展的後社會主義時期亦間見政治或社會的暴力，「恐懼」由此成為無可消散的心理語境。閻連科《受活》令人不適的怪誕敘事，可被視作對此「恐懼」語境的映射，是因「無法理解」當代中國而「痛苦」、「害怕」的產物。但引入性別視角又須詰問：為何這種「恐懼」或「暴力」獨獨在女體身上以性的方式呈現與發洩？這種失衡的性別呈現，可有兩種解讀：一是作者有意仿擬病態父權體系以達到質疑批判效果，二是父權文化無意識地滲透、影響了作者創作——二者的區別主要在於作者對性別議題的自覺與否。結合文本對殘疾女體性別刻版式的呈現（如三類女性殘疾都澆鑄了男性幻想，對殘疾女性身體外

³³ 米哈伊爾·巴赫金 (Mikhail Bakhtin) 著，李兆林、夏忠憲等譯，《巴赫金全集》第六卷（石家莊：河北教育出版社，1998 年），頁 22-27。

³⁴ 劉志榮表示「絕望的異化世界」是閻連科九十年代後創作的的基本主題。見其《從「實感經驗」出發》（廣州：廣東人民出版社，2014 年），頁 194。

³⁵ 閻連科，《為人民服務》（香港：香港城市大學出版社，2020 年），頁 113-119；閻連科，《堅硬如水》（武漢：長江文藝出版社，2001 年），頁 123-131。

³⁶ 沃爾夫岡·凱澤爾，《美人與野獸》，頁 29。

³⁷ 韓振江，〈「我恐懼故我在」——沃爾夫岡·凱澤爾的「怪誕」理論〉，《湛江師範學院學報》第 28 卷第 4 期（2007 年 8 月），頁 43。

貌的性感刻畫），後者的解釋應更合理。羅鵬在解析高行健《一個人的聖經》時指出，高氏的性別敘事常用於影射其政治態度，但其具體性別刻畫卻常常忽視了自己社會政治位置所包含的系統性厭女症。³⁸這一思路亦可引伸至對《受活》女病文本的解讀，即作者怪誕的性別敘事或是其社會政治批判態度的延伸，但在刻畫細節上卻映射出性別失衡的結構問題。閻連科在2020年出版聚焦女性的散文集《她們》，並在相關訪談中表示該作「第一次」「相對清醒地認識女性」。³⁹閻連科對女性視角的發現啟始於《受活》出版十餘年後，亦側面支撐了本文的推測，即作者在創作《受活》的女性相關內容時，並無意觸及性別議題，因而文內性別失衡的呈現應為系統性厭女症無意識侵入文本的結果。

四、療癒與破壞：男性在女病中的功能

在《受活》的女病敘述中，男性並未缺席，而以治癒者與破壞者兩類角色與殘病女性互動。首先，男性在女病中的療癒作用，大多表現為男性幫助女性從殘病中治癒。這種作用主要體現在槐花身上，即她通過與男性親密接觸或結合治癒殘疾，從侏儒成長為正常身高的女孩。在第五卷，槐花長高時的第一想法便是：「覺得自己長個是從石秘書摸了她的臉開始的，就盼著石秘書多摸她的臉，再親她幾下兒，讓自個立馬從侏儒妮子長成真的圓全人。」⁴⁰在第九卷中，人們表示槐花「總是和出演團長睡在一塊的，睡在一塊她才瘋長了個」。⁴¹當妹妹么蛾兒詢問已出落成圓全人的槐花是如何長高時，槐花回答：「要好就和圓全的男人好，和圓全的男人睡。」⁴²在此敘述中，和健全的男人結合成為治療女性侏儒的良方。由此，所有來自健全男性的騷擾與侵犯，都得到了幫助她們「治病」的合理解釋。因此，石秘書的摸臉換來槐花極媚豔的笑；團長也可對初次見面還是未成年的槐花又摸又親；槐花在面對即將到來的強暴時，也坦然地表示自己願意前往……⁴³槐花的形象一方面可被解讀為

³⁸ Carlos Rojas, "Without [Femin]ism: Femininity as Axis of Alterity and Desire in Gao Xingjian's 'One Man's Bible'", *Modern Chinese Literature and Culture* 14, no. 2 (2002): 201-202.

³⁹ 張寶峰，〈獨家專訪：閻連科的「她世界」〉，2020年8月3日《文匯報》。
(<http://paper.wenweipo.com/2020/08/03/BK2008030001.htm>)，2024年6月14日檢索。

⁴⁰ 閻連科，《受活》，頁87。

⁴¹ 同上，頁188。

⁴² 同上，頁242。

⁴³ 同上，頁123，135，306。

地母/妓女二元對立(Madonna-Whore Dichotomy)⁴⁴中極端化的「蕩婦」：她「淫蕩」，與無數男人保有性關係。她在精神上欣然接受所有來自男性的暴力慾望，甚至其身體都天然為承受性暴力而設——被強暴後，她的肉體也沒有被凌虐的「青紫和土白」，反而「泛著一層潮潤爛爛的紅」。⁴⁵在這層意義上，槐花是澆築了男性幻想的概念化虛假存在。但另一方面，槐花強烈的主見與野心又讓之區別於完全被動柔弱的女性形象，為達健全近乎不擇手段——從石秘書到團長，再到意欲強姦她的圓全人，只要是圓全男人她都願與之發生關係。因為她相信這樣能治癒殘疾，而事實上她也是唯一一個生長到正常身高的侏儒女孩。從這個角度解讀，槐花與其說是被動的承受者，反更像主動的捕食者，甚至還帶有幾分蕩婦女性主義(the whore feminist)的色彩，即「通過不讓身體為單一男人所獨佔，宣誓對性的主體權」。⁴⁶社會學家凱瑟琳·哈基姆(Catherine Hakim)將依靠性吸引力獲得的個人社會價值定義為「情色資本」(erotic capital)，為「女性改善社會經濟地位的重要潛在優勢」。⁴⁷槐花的經歷可謂在疾病場域直接轉譯了該理論——她積極地利用其「情色資本」，將之利益最大化。「情色資本」的概念似乎賦予了女性自我選擇的權力，但在源頭與影響兩方面與女性主義背道而馳：一方面，「情色資本」的構成與父權社會對女性外貌的凝視相關聯；⁴⁸另一方面，「情色資本」強調女性在權色交易中的自願選擇，實則為男性的性慾開脫。⁴⁹上野千鶴子更直批「情色資本」難以成立，因女性作為該資本的歸屬者根本不真正具備其所有權。⁵⁰槐花的例子亦見相似悖論：槐花看

⁴⁴ 地母/妓女二元對立的概念指男性對女性的兩極化理解——不是極端無私、完美無暇的地母，就是極端惡劣、淫亂風騷的蕩婦。詳見 Orly Bareket, Rotem Kahalon, Nurit Shnabel and Peter Glick, "The Madonna-Whore Dichotomy: Men Who Perceive Women's Nurturance and Sexuality as Mutually Exclusive Endorse Patriarchy and Show Lower Relationship Satisfaction", *Sex Roles: A Journal of Research* 79, no. 9-10 (2018): 519-532.

⁴⁵ 閻連科，《受活》，頁 310。

⁴⁶ 譯自 "resist and defy male power by refusing to allow any one man ownership of their sexuality"，見 Julia O'Connell Dacidsom and Derek Layder, *Methods, Sex, and Madness* (Hove: Psychology Press, 1994), 210. 關於蕩婦女性主義的論述還可參考 Wendy Chapkis, *Live Sex Acts: Women Performing Erotic Labor* (New York: Routledge, 1997), 11-61.

⁴⁷ Catherine Hakim, *Erotic Capital: The Power of Attraction in the Boardroom and the Bedroom* (New York: Basic Books, 2011), 59-61.

⁴⁸ 如在性別歧視的企業環境中，具性吸引力的女性更易晉升。因此，女性可以利用其「情色資本」提升地位，但這一舉措實則是性別歧視文化的衍生物，並粉飾、強化了此不良文化。

⁴⁹ 上野千鶴子，鈴木涼美著，曹逸冰譯，《始於極限》（北京：新星出版社，2022 年），頁 1-26。

⁵⁰ 同上。

似主動選擇了與諸多男性發生性關係，但推動她獲取這類能動性的信念（通過與圓全男人睡獲得完整身體）是否統一於強調女性主體的女性主義，則有待商榷。

這類通過與男性交合治癒、完整女性的設定，與中國傳統的房中術理論以及佛洛伊德的精神分析理論有所呼應。中國古代房中術有「採陽補陰」一說，即女性可通過與男性結合吸取男精來強化自身的體質。⁵¹這些說法多受到道家陰陽學說的影響，講求陰陽協調。如《濟陰綱目》所道：「無陽則陰無以生，無陰則陽無以化。」⁵²因此，這種陰陽的採補往往是雙向的：在女性從男性身上獲取養分的同時，男性也可通過房事從女性身上得到健康的增益。⁵³但這種女性對男性的療癒作用在《受活》中並未得到展現。相較之下，《受活》對男性療癒角色的塑造，與佛洛伊德的理論有更多相通之處。佛洛伊德曾提出過陰莖羨妒（penis envy）的概念，認為這是每個女性在成長過程中必然經歷的心理階段，因為她們本身所具有的是被閹割的不完整身體。⁵⁴《受活》中男性療癒者敘事也含相似謬論，即女性本身是殘缺的存在，因此她們需要男性來助其達至完整的狀態。由此看來，槐花的形象是多元而複雜的：她一面是男性慾望的被動承受者，另一面又顯現出野心與積極的能動性，而究其源泉推動她實踐野心的又是男性色彩濃烈的身體觀。由此，槐花有限的主體能動性實則仍被限制在牢固的父權結構之中。

此外，故事中的男性也在個體和宏觀兩個層面上扮演著破壞者的角色。在個體層面上，圓全男對槐花及其侏儒姐妹的行為，以最直觀殘暴的方式呈現了男性的破壞者角色。在宏觀層面上，受活莊起始神話中的創始者（聾啞老婦）、地名的來歷（花嫂）和當下的主要領導人（茅枝婆）都是女性，使這個村莊本身帶有了揮之不去的女性色彩。因此，受活莊本身也可被視作象徵化的殘病女性形象。而來自外界的圓全男性卻不斷地闖入、破壞這個自給自足的安寧村莊：軍官胡大海率領遷徙，在受活莊所處之地折磨兩位傷殘男人；知府自殘左手來逼迫受活莊中美麗的花嫂嫁予

⁵¹ 孫孝忠，〈漢代房中術中的精氣學說〉，《光明中醫》第28卷第8期（2013年8月），頁1541；高羅佩（Robert Hans van Gulik）著，李零，郭曉慧譯，《中國古代房內考——中國古代的性與社會》（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年），頁184。

⁵² 明·武之望，《濟陰綱目》，載《四庫全書存目叢書·子部·醫學類》（濟南：齊魯書社，1995年），頁198下。

⁵³ 費俠莉（Charlotte Furth）著，甄橙譯，《繁盛之陰——中國醫學史中的性（960-1665）》（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2006年），頁44。

⁵⁴ Sigmund Freud, "Some psychological Consequences of the Anatomical Distinction between the Sexes",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Psychoanalysis* 8, (1927): 33-142.

他；柳鷹雀擔任縣長，擾亂了受活莊本身的生活秩序。這類男性破壞者角色似乎呼應了小說中圓全人侵入者的角色，由此「女——男」與「殘疾——圓全」的鏡像關係，又再次凸顯。那在破壞者這一設計上，兩組關係所表達的情緒是否統一呢？針對圓全人侵入殘疾村落，已有若干前行研究。其中，劉劍梅、陳穎的觀點值得參考，認為圓全人作為現代化進程的象徵，其入侵破壞了受活莊烏托邦式的平靜生活，由此折射出了作者對當代中國現代化危機的焦慮與反思。⁵⁵在此類解讀下，封閉而與世隔絕的受活莊，成了相對理想的生存狀態，而普世追求的現代化發展則受到質詢。

但與圓全人之於殘疾者的破壞不同的是，男性破壞者對女性造成的影響並非完全「負面」。男性破壞者實則以破壞的方式「治癒」她們，因這些男性破壞，最終均引向好的結果。小說以槐花生下強暴者的女兒作結，寫道：「雖是一個女娃，好在也是一代人。以後的事情呢，也就是以後的事情了。」此一開放式的結局，讓男性的暴力結果，被翻轉成了被他們傷害至深的村莊的新希望。⁵⁶作為破壞者的軍官留下錢財人力，幫助建立了受活莊；知府與花嫂誕下孩子，留下警醒後世的訓誡，成為受活莊代代相傳的故事；柳縣長短暫地為受活莊帶來了前所未有的財富與希望，最終以殘人身分落戶到受活莊……男性的破壞者角色，實則是他們治癒者角色之補充，共同合理化了小說中的男性暴行。在這層意義上，女與男的關係雖同殘疾與圓全的關係互相呼應，但並不完全等價，它們所指代、影射、傳達的意涵仍具差異。

同時值得注意的是，小說中的女性雖在與男性互動中，多呈被動狀態——「被療癒」、「被破壞」，但亦在部分文段表現出一定的能動性，與男性進行著混沌的角力。例如，槐花雖行為本質由父權思想驅動，但在主觀上確表現出曖昧的能動性，使她從不自限於「受害者」身分，而永遠保持驕傲自矜的姿態：當其他侏儒女孩因受強暴懷孕而「沒臉見人」時，槐花「啥也不驚怕」，「每日都在莊裡走動者，像一個球樣滾來滾去哩，臉上總是掛著燦然的笑」。⁵⁷又如，茅枝婆面對鄉政府的強勢姿態，亦彰顯了女性力量：「上個月，鄉政府來受活莊討要一個人頭一百元路款費，威武凜凜的幾個圓全人，不是被茅枝婆用拐杖在他們頭上、臉上指指戳戳就又回了

⁵⁵ Jianmei Liu, "To Join the Commune or Withdraw from It?", 1-33; Shelley W. Chan, "Narrating Cancer, Disabilities, and AIDs", 177-199.

⁵⁶ 閻連科，《受活》，頁 356。

⁵⁷ 同上，頁 348。

嗎？」⁵⁸即便這些女性角色的能動舉止在文本中終難逃父權陰影（槐花行動受限於父權思維、茅枝婆的管理為受活莊帶來災難），亦顯現小說中的女性呈現，並非完全單向。這些關於女性異質、複調的雜音似隱含巴赫金「眾聲喧嘩」（heteroglossia）之意，即便仍處於曖昧混沌的低語狀態，也預示出解縛、重生的潛能。⁵⁹這些相對能動的女性角色，多少都脫離了殘疾身分。如槐花通過與圓全男人結合治癒侏儒，茅枝婆並非受活莊本地人，且「腿雖有些癱，可也沒癱到哪裡去，慢些走路沒人能看出她是個殘疾人」。⁶⁰相比於小說中的其他殘疾女性（侏儒姐妹、癱媳婦），她們更近「圓全人」，暗指偏離了「殘疾」而趨向「圓全」者，才能被賦予更多的能動性。這種能動性不僅反映在軀體上，也反映在對性別架構的反動上——這從另一個側面映證了「女——男」與「殘疾——圓全」的鏡像關係。

五、《受活》與女病書寫系譜

將《受活》放置於女病書寫的傳統系譜之中觀察，其女性殘病書寫頗為特殊。在現有疾病書寫的脈絡中，常見性別兩分的現象。男病常以殘疾等生理缺陷的形式呈現，而女病則常與情感因素緊密相連。明清文學作品中，男性患者的病情常是外顯的，並多得到文本具象化反映，例如可怕的皮膚病、動亂中的傳染病。⁶¹女性患者的疾病則常被以情感化、藝術化的方式表現出來，例如作為富有病態美的理想對象存在。⁶²

這種男女病書寫的差異一方面與當時的醫療狀況密切相關，另一方面也是性別文化與文學互動的結果。中國古典醫學的病案多粗陋、簡短地刻畫女患者的病情外

⁵⁸ 同上，頁 12。

⁵⁹ 巴赫金關於眾聲喧嘩的闡釋可見米哈伊爾·巴赫金（Mikhail Bakhtin）著，李兆林、夏忠憲等譯，《巴赫金全集》第五卷（石家莊：河北教育出版社，1998 年），頁 4-5。

⁶⁰ 閻連科，《受活》，頁 101。

⁶¹ 以癲瘋病為例，明清時期與之有關的醫學記述、文學創作與社會傳說都表現出男性佔絕大多數，且也熱衷於刻畫這些男性癲瘋病患的醜陋容貌。詳見蔣竹山，〈過癲：明清中國有關癲瘋病的社會想像〉，載其《裸體抗砲：你所不知道的暗黑明清史讀本》（臺北：蔚藍文化出版，2016 年），頁 51-56。

⁶² 譚光輝，《症狀的症狀：疾病隱喻與中國現代小說》（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7 年），頁 96。

徵，而相對詳細地分析其個人性格及內在情感。⁶³在客觀因素中，男性醫者佔大多數加上當時異性問診手段有限，導致男性醫者難以準確把握女性病情，造成由性別差異帶來的認知隔膜。⁶⁴另一方面，這種疾病描述的差異，或也與當時性別文化所賦予他們的社會角色相關。女性在傳統社會中常扮演相夫教子、繁衍後代的角色。她們的社會角色和功能，多被限制在家庭範圍內。因此，她們的病因多只能從家庭內部、人際關係或她們自身上去找尋，最終歸因於情感。⁶⁵

除上述因素外，文學作品將女性與明顯的外在殘缺剝離，也反映出一種性別幻想。在許多明清、近現代小說和西方文學作品中，女性患病者常常被賦予了大量男性視角的期待與幻想：⁶⁶她們纖細柔弱，需要男性庇護；⁶⁷她們膚色蒼白，反映出尊貴優越的生活條件；⁶⁸她們面色潮紅，透露出壓抑的慾望。⁶⁹肺結核的某些外在病症恰恰吻合了這類性別幻想，而成為了文學作品中女病的代表。相反，指向明顯外形缺陷的殘疾鮮少作為女病書寫在文學作品中，因其難以確保女性患者性感誘人的外在姿態。

這類女病書寫的傳統至現代中國表現出一定的延續與變化。一方面，女病在一部分作家筆下仍被賦予浪漫唯美的想像，如郁達夫〈南遷〉中的O和穆時英〈公墓〉中的玲姑娘皆延續了明清嬌柔病美人的特點，可見浪漫化女病的傳統未斷。⁷⁰另一方面，隨著時代變遷，病弱美人的形象在一些知識分子筆下轉譯為孱弱國體的喻體，如梁啟超將彼時落後的中國形容為「病質奄奄，女性纖纖」，又如蔡鍔稱中國「若罹癩病之老婦」。⁷¹病美人的浪漫想像似在此消散，但女性身體仍被編碼為象徵

⁶³ 劉挺立，〈明清醫著對患病女性的書寫〉（武漢：華中師範大學碩士學位論文，2017年），頁8。

⁶⁴ 同上，頁8。

⁶⁵ 如馮小青、杜麗娘、林黛玉等經典病美人形象皆因情而病。

⁶⁶ 明清文藝作品中《牡丹亭》的杜麗娘、《紅樓夢》的林黛玉，近現代小說中《南遷》的O、《公墓》的玲姑娘，西方作品《茶花女》中的女主人公都是此類病美人的代表。

⁶⁷ 如林黛玉之「行動處似弱柳扶風」，見曹雪芹，《紅樓夢》（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96），頁51。

⁶⁸ 如《公墓》在描繪玲姑娘的病弱美態時強調其「蒼白的臉」，見穆時英，《公墓》（上海：復興書局，1936年），頁143。

⁶⁹ 如林黛玉激情迸發時的嬌媚病容：「只見腮上通紅，自羨壓倒桃花，卻不知病由此萌。」見曹雪芹：《紅樓夢》，頁456。

⁷⁰ 郁達夫，〈南遷〉，《沈淪》（香港：三聯書店，1999年），頁51-114；穆時英：《公墓》，頁139-176。

⁷¹ 梁啟超，《新民說》，頁29；蔡鍔：〈軍國民篇〉，《新民叢報》，1902年2月8日。

落後、衰弱的符號，而未還原出本真的生理面貌。但同一時期見有女性作者對此女病敘事有所破局，譬如張愛玲在〈花凋〉中特寫女肺結核者的醜陋病症（「瘦得肋骨高高突了起來」，「像一個冷而白的大白蜘蛛」），解構了長久以來女性肺病的浪漫隱喻。⁷²

因此，閻連科作為男性作者在《受活》中選擇殘疾而非常見的情感疾病刻畫女病，可謂突破。儘管相較於政治歷史問題，閻連科對性別的關注較少，但文本的呈現確顯出這樣的挑戰傾向，只是其突破仍帶侷限。整體而言，《受活》的女性殘病刻畫與中國明清女病書寫傳統以及西方疾病書寫模式仍有重合，主要體現於三個方面：一、《受活》中的女性殘病基本被限定在體型縮小、感知缺失、行動受限三個類型，此三類別的女病都包含了男性中心的性別幻想，與明清「病美人」想像類似；二、《受活》雖寫女性殘病，但仍未擺脫中西方文學美化、性化女病的書寫模式，在塑造女性殘缺的性感同時折射出強烈的殘忍色彩；三、男性以療癒者與破壞者雙重身分在小說中起到治癒女性殘病的功能，從父權視角合理化了男性對女性的暴行。且「女——男」、「殘疾——圓全」的鏡像關係亦隱含女性殘缺之意，與現代知識分子對女體的隱喻編碼有異曲同工之處。可見，《受活》對傳統女病敘事雖有所突破，但未能完全祛除其中的男權魅影。

平行比較來看，一些當代女作者在刻畫女病時更能聚焦疾病本身的體驗，而掙脫女病書寫常見的性化女性或男性凝視的侷限。以畢淑敏的《拯救乳房》為例，在《受活》中如「白饅」般香甜的乳房於《拯救乳房》中褪去了性感的想像，還原為可以不美麗的身體器官——「原先高聳的地方，將是一道可怖的疤痕」。⁷³西西的《哀悼乳房》也同樣記述乳腺癌患者的日常，以瑣碎的手法記述疾病經驗。⁷⁴此類女病書寫與《受活》的差異，可在兩個層面上理解：其一，性別認知的不同可能造成如此差異，相較於男作家，女作家或更關注女性群體而有意識地剔除男性中心意識，且她們本身的性別經驗也為其破除男性想像、尋找女性本貌提供了借鏡；其二，文本對宏觀社會與個體經驗的關注點差異可能造成不同的敘事呈現。《受活》中的疾病敘事具有豐富的政治隱喻，其以疾病諷刺現實的寫法與現代以來疾病書寫的「感時

⁷² 張愛玲，〈花凋〉，《第一爐香》（臺北：皇冠圖書公司，1991年），頁215，220。

⁷³ 畢淑敏，《拯救乳房》（桂林：灕江出版社，2008年），頁56。

⁷⁴ 西西，《哀悼乳房》（臺北：洪範書店，1992年）。

憂國」传统一脉相承。⁷⁵只是閻連科呼籲關注的對象由過去的國族興亡變為介入社會：立於千禧之初的中國，應如何反思革命烏托邦的創傷，又應如何處理正在進行的經濟烏托邦建構——《受活》實則以一則以疾病為衣的政治寓言回應著這個頗具現實意味的宏大問題。⁷⁶由此，生命個體的經驗，尤其是女性個體的經驗，被壓抑、掩蓋在這宏大的敘述之中——這可視作凸顯社會政治主題而採取的寫作策略。即便《受活》的一些文段試圖將政治敘事與性別刻畫揉合，如以怪誕的強暴書寫承載對政治社會的恐懼不安，但這種敘事在細節上仍洩漏厭女意味，難反映女性真實的主體性問題。與之相比，畢淑敏、西西的文本聚焦於疾病經歷中個體的體驗與遭遇，是更私人化的書寫模式。⁷⁷這兩類書寫策略的側重點不同，並無優劣之分。只是在突破傳統女病書寫這一話題上，後者更能消除男性中心意識，呈現相對真實的女性面貌。

六、結語

《受活》中的女性殘病刻畫使小說的政治敘事與性別敘事產生對話與交集，主要表現為「殘疾——圓全」與「女——男」兩組權力結構的鏡像關係。前者是對當代病態權力生態的諷刺映射，具強烈政治隱喻；而後者強調性別視角，如前所論，在大程度上為父權文化無意識地滲透、影響了作者創作的結果。小說中三類被區別化對待的女病被澆築了濃烈的父權色彩，她們的殘病被性化其魅力的源泉；男性通過治癒者與破壞者的雙重角色合理化男性暴力的同時，包含「男性完整，女性殘缺」的男性中心身體觀。「殘疾——圓全」與「女——男」的鏡像本身也因影射「女性對應殘缺，男性對應圓全」而帶有男性中心色彩。這些內容雖在不同程度上與小說的主題塑造相契合（如女性殘疾作為隱喻揭露小說的「禁錮」主體，性化女病作為作者

⁷⁵ 近現代中國的疾病書寫常與國族話題聯繫在一起，而以魯迅為代表的現代作家常以通過文學醫治病國為己任，夏志清稱這種現象為現代中國文學的「感時憂國」傳統。見 Chih-Tsing Hsia, "Obsession with China: The Moral Burden of Modern Chinese Literature", in his *A History of Modern Chinese Fiction* (Bloomington and Indianapolis: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1999), 533-534.

⁷⁶ 除劉劍梅的分析外，陶東風對《受活》政治隱喻的解讀亦值得參考。詳見陶東風，〈《受活》：當代中國政治寓言小說的傑作〉，《當代作家評論》第5期（2013年），頁31-45。

⁷⁷ 蔡元豐認為此二人的私人化疾病書寫在敘事上達到了一定的療癒作用，見 Howard Yuen Fung Choy, "Narrative as Therapy: Stories of Breast Cancer by Bi Shumin and Xi Xi", in *Discourses of Disease: Writing Illness, The Mind and The Body in Modern China*, ed. Howard Y. F. Choy (Leiden: Brill, 2016), 151-176.

的怪誕書寫實踐等），但於性別視角都共同反映出父權意識的滲透。即便小說亦部分刻畫女性的能動性，並暗含與父權結構角力的潛能，但文本對女性力量的彰顯實有限，終呈現出失衡的性別權力架構。可見，《受活》雖在刻畫的疾病類型上對過往的書寫模式有所突破，但其女病描繪仍有侷限，有意無意地鞏固了男權結構。閻連科在近年出版散文集《她們》，嘗試容納女性視角，展示作者也逐漸意識到自身在性別刻畫上的不足。⁷⁸薩拉·唐西（Sarah Dauncey）曾提出敘事義肢（narrative prosthesis）的概念，指出當代中國的殘疾書寫仍有侷限，最終鞏固了對殘疾群體的刻板印象。⁷⁹《受活》的女病書寫也有相似傾向，即作者本人本無意彰顯男權意識，但最終的文本呈現卻體現、強化了男權概念。

本文目的並不在於指摘《受活》中透露的男權意味，而在於關注性別與政治兩套看似平行的病態權力體系，如何在文本對女性殘病的敘事中得到統合——她們作為殘疾者無力抵禦圓全者以及外部政治與現代化進程的侵襲，身為女性又受到男性的必然壓抑。若說《受活》的殘病敘事是書寫苦難，那麼其中的女性殘病可謂書寫苦難之苦難。雖然閻連科的小說並未直接批判、顛覆這種性別與政治的雙重苦難，但他精準地呈現出這種現象本具有現實意義。時至今日——《受活》初版近二十年——「方洋洋」、「鐵鏈女」等揉合性別與政治兩種暴力的社會事件仍層出不窮，揭露失衡的性別架構如何與不合理的權力生態相交織，催發出複合的結構暴力。二十年前，《受活》因把握社會政治的特殊歷史脈搏而受嘉獎；而二十年後，《受活》藉由殘病女性敘事所映射的問題，在當下社會仍深具批判性。

⁷⁸ 閻連科，《她們》（鄭州：河南文藝出版社，2020年）。

⁷⁹ Sarah Dauncey, *Disability in Contemporary China: Citizenship, Identity and Culture*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20), 32.

參考書目

報紙資料

楊鷗，〈閻連科：“勞苦人”是我寫作的核心〉，《人民日報海外版》，第七版，2005年2月23日。

Yang Ou, “Yan Lianke: ‘Laokuren’shi wo xiezuo de hexin”[“Yan Lianke: ‘Toiling People’are the Core of My Writing”], *Renmin Ribao Overseas Edition*, February 23, 2005, 7th ed.

傳統文獻

明·武之望，《濟陰綱目》，載《四庫全書存目叢書·子部·醫學類》（濟南：齊魯書社，1995年）。

(Ming dynasty) Wu Zhi Wang. *Ji Yin Gang Mu [Compendium of Ji Yin]*. *Zai Siku Quanshu Cunmu Congshu: Zi Section, Medical Category* (Jinan: Qilu Press, 1995).

近代論著

上野千鶴子，鈴木涼美著，曹逸冰譯，《始於極限》（北京：新星出版社，2022年）。

Chizuko Ueno, Suzumi Suzuki. Translated by Cao, Yi-Bing. *Starting from the limit* (Beijing: New Star Press, 2022).

米哈伊爾·巴赫金（Mikhail Bakhtin Михаил Михайлович Бахтин）著，李兆林、夏忠憲等譯，《巴赫金全集》第五、六卷（石家莊：河北教育出版社，1998年）。

Mikhail Bakhtin (Михаил Михайлович Бахтин). Translated by Li, Zhao-Lin and Xia, Zhong-Xian. *Complete works of Bakhtin. vol.5-6* (Shijiazhuang: The Hebei Education Publishing House, 1998).

西西，《哀悼乳房》（臺北：洪範書店，1992 年）。

Xi Xi, *Mourning a Breast* (Taipei: Hongfan Bookstore, 1992).

沃爾夫岡·凱澤爾（Wolfgang Kayser）著，曾忠祿、鐘翔荔譯，《美人與野獸——文學藝術中的怪誕》（台北：久大文化，1991 年）。

Wolfgang Kayser. Translated by Zeng Zhong Lu and Zhong Xiang Li. *The Grotesque in Art and Literature* (Taipei: Jiuda Culture, 1991).

郁達夫，〈南遷〉，《沈淪》（香港：三聯書店，1999 年）。

Yu, Da-Fu, "Southward Migration. Sinking." (Hong Kong: Joint Publishing, 1990).

高羅佩（Robert Hans van Gulik）著，李零，郭曉慧譯，《中國古代房內考——中國古代的性與社會》（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 年）。

Robert Hans van Gulik. Translated by Li Ling and Guo Xiao Hui. *Sexual Life in Ancient China* (Shanghai: Shanghai People's Publishing House, 1990).

張愛玲，〈花凋〉，《第一爐香》（臺北：皇冠圖書公司，1991 年）。

Eileen Chang, "Withering Flowers," *The First Incense Burner* (Taipei: Crown Publishing Company, 1991).

曹雪芹，《紅樓夢》（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96 年）。

Cao Xueqin, *Dream of the Red Chamber* (Beijing: New Star Press, 1996)

梁啟超，《新民說》（上海：中華書局，1936 年）。

Liang Qichao, *Xinmin* (Shanghai: Zhonghua Book Company, 1963).

費俠莉（Charlotte Furth）著，甄橙譯，《繁盛之陰——中國醫學史中的性（960-1665）》（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2006 年）。

Charlotte Furth. Translated by Zhen Cheng. *A Flourishing Yin- Gender in China's Medical History: 960-1665* (Nanjing: Jiangsu People's Publishing House, 2006).

劉志榮，《從「實感經驗」出發》（廣州：廣東人民出版社，2014 年）。

Liu Zhi Rong, *Cong Shigan Jingyan Chufa* (Guangzhou: Guangdong People's Publishing House, 2014).

- 蔣竹山，《裸體抗砲：你所不知道的暗黑明清史讀本》（臺北：蔚藍文化出版，2016年）。
- Chiang, Chu-Shan. *Luoti Kang Pao : Ni Suo Bu Zhidao de Anhei Ming Qing Shi Duben* (Taipei: Weilan Wenhua Chuban, 2016).
- 閻連科，《她們》（鄭州：河南文藝出版社，2020年）。
- Yan Lian Ke, *Them* (Zhengzhou: Henan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 2020).
- ,《受活》（北京：人民日報出版社，2007年）。
- Lenin's Kisses* (Beijing: People's Daily Press, 2007).
- ,《為人民服務》（香港：香港城市大學出版社，2020年）。
- Serve the People* (HongKong: City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Press, 2020).
- ,《堅硬如水》（武漢：長江文藝出版社，2001年）。
- Hard Like Water* (Wuhan: Changjiang Literature Press, 2001).
- 譚光輝，《症狀的症狀：疾病隱喻與中國現代小說》（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7年）。
- Tan Guang Hui, *The Symptom of Symptoms: Disease Metaphors and Modern Chinese Novels* (Beijing: China Social Sciences Press, 2007).
- American Psychiatric Association, *Diagnostic and Statistical Manual of Mental Disorders: DSM-5-TR*. Washington, DC: American Psychiatric Association Publishing, 2022.
- Chapkis, Wendy. *Live Sex Acts: Women Performing Erotic Labor*, New York: Routledge, 1997.
- Seto, Michael C. *Pedophilia and Sexual Offending Against Children: Theory, Assessment, and Intervention*. Washington, DC: American Psychological Association, 2008.
- Sontag, Susan. *Illness as Metaphor*, New York: Vintage Books, 1979.
- Goffman, Erving. *Gender Advertisements*. London: Macmillan, 1979.
- Freud, Sigmund, Breuer, Josef, and Strachey, James. *Studies on Hysteria*. New York: Avon, 1966.

- Gilbert, Sandra M., and Appignanesi, Lisa. *The Madwoman in the Attic: The Woman Writer and the Nineteenth-Century Literary Imagination*.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2020.
- Hakim, Catherine. *Erotic Capital: The Power of Attraction in the Boardroom and the Bedroom*. New York: Basic Books, 2011.
- Sontag, Susan. *Illness as Metaphor*. New York: Vintage Books, 1979.
- Millett, Kate. *Sexual Politics*. Urbana, IL: The University of Illinois Press, 2000.
- Dacidsom, Julia O'Connel, and Layder, Derek. *Methods, Sex, and Madness*. Hove: Psychology Press, 1994.
- Rojas, Carlos. *The Naked Gaze: Reflection on Chinese Modernity*.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Asia Center, 2008.
- Karpowitz, Christopher F., and Mendelberg, Tali. *The Silent Sex: Gender, Deliberation, and Institution*.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14.
- Dauncey, Sarah. *Disability in Contemporary China: Citizenship, Identity and Culture*.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20.

期刊論文

- 孫孝忠，〈漢代房中術中的精氣學說〉，《光明中醫》第 28 卷第 8 期（2013 年 8 月），頁 1539-1542。
- Sun Xiao Zhong. "The Theory of Essence and Qi in Han Dynasty Sexual Practices." *Guangming Journal of Chinese Medicine*. vol.28, no.8 (August, 2013), pp.1539-1542.
- 張秀平，〈男權中心視角審視下的女性——閻連科小說解讀〉（東北師範大學碩士學位論文，2010 年）。
- Zhang Xiu Ping, "Women under the Patriarchal Perspective: A Study of Yan Lian Ke's Novels." (Master's thesis, Northeast Normal University, 2010).

- 張翼，〈疼痛的鄉村，疼痛的寫作——閻連科創作中的「疾病」意象解析〉，《小說評論》第5期（2007年），頁68-70。
- Zhang Yi, "Painful Villages, Painful Writing: An Analysis of the 'Disease' Imagery in Yan Lian Ke's Works." *Novel Review*, no.5, (2007), pp.68-70.
- 陶東風，〈《受活》：當代中國政治寓言小說的傑作〉，《當代作家評論》第5期（2013年），頁31-45。
- Tao Dong Feng, "Lenin's Kisses: A Masterpiece of Contemporary Chinese Political Allegorical Fiction." *Contemporary Writers Review*, no.5, (2013), pp.31-45.
- 劉挺立，〈明清醫著對患病女性的書寫〉（武漢：華中師範大學碩士學位論文，2017年）。
- Liu Ting Li, "The Representation of Ill Women in Medical Writings of the Ming and Qing Dynasties." (Wuhan: Master's thesis, Central China Normal University, 2017).
- 蔡鐸，〈軍國民篇〉，《新民叢報》，1902年2月8日。
- Cai E, "On Militarized Citizens." *Xinmin Congbao*, (February 8, 1902).
- 韓振江，〈「我恐懼故我在」——沃爾夫岡·凱澤爾的「怪誕」理論〉，《湛江師範學院學報》第28卷第4期（2007年8月），頁42-47。
- Han Zhen Jiang, "I Fear, Therefore I Am': Wolfgang Kayser's Theory of the 'Grotesque.'" *Journal of Zhanjiang Normal College* vol.28, no.4, (August, 2007), pp. 42-47.
- 嚴復，〈原強〉，《直報》，1895年3月4日至9日。
- YAN Fu, Yuan Qiang [On the origin of strength], Zhi Bao [The China Times], (March 4-9, 1895).
- Bareket, Orly, Kahalon, Rotem, Shnabel, Nurit, and Glick, Peter. "The Madonna-Whore Dichotomy: Men Who Perceive Women's Nurturance and Sexuality as Mutually Exclusive Endorse Patriarchy and Show Lower Relationship Satisfaction", *Sex Roles: A Journal of Research* 79, no. 9-10 (2018): 519-532.

- Cantrill, Aoife. "Neither Fact nor Fiction: Endnotes, Mythorealism and Reading 'Inner Truth' in Yan Lianke's *Lenin's Kisses*", *Literary and Cultural Studies* 47, no.2 (2021): 123-147.
- Cao, Xuenan. "Village Worlds: Yan Lianke's Villages and Matters of Life", *Journal of Language, Literature and Culture* 63, no. 2-3 (2016): 179-190.
- Chan, Shelley W. "Narrating Cancer, Disabilities, and AIDs: Yan Lianke's Trilogy of Disease". In *Discourses of Disease: Writing Illness, The Mind and The Body in Modern China*, edited by Howard Y. F. Choy, 177-200. Leiden: Brill, 2016.
- Choy, Howard Yuen Fung. "Narrative as Therapy: Stories of Breast Cancer by Bi Shumin and Xi Xi", In *Discourses of Disease: Writing Illness, The Mind and The Body in Modern China*, edited by Howard Y. F. Choy, 151-176. Leiden: Brill, 2016.
- Freud, Sigmund. "Some psychological Consequences of the Anatomical Distinction between the Sexes",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Psychoanalysis* 8, (1927): 33-142.
- Hsia, Chin-Tsing. "Obsession with China: The Moral Burden of Modern Chinese Literature", In *A history of Modern Chinese Fiction*, 533-554. Bloomington and Indianapolis: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1999.
- Labre, Megdala Peixoto. "The Brazilian Wax: New Hairlessness Norm for Women?" *The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 inquiry* 26, no. 2 (2002), 113-132.
- Liu, Jianmei. "To Join the Commune or Withdraw from It? A Reading of Yan Lianke's *Shouhuo*", *Modern Chinese Literature and Culture* 19, no. 2 (2007): 1-33.
- Lumby, Catharine. "No Kidding: Paedophilia and Popular Culture." *Continuum* 12, no. 1 (1998): 47-54.
- Melvey, Laura. "Visual Pleasure and Narrative Cinema", In *Media and Cultural Studies: Keywords*, edited by Meenakshi Gigi Durham and Douglas M. Kellner, 342-352. Oxford: Blackwell Publishing, 2006.

Rojas, Carlos. "Without [Femin]ism: Femininity as Axis of Alterity and Desire in Gao Xingjian's 'One Man's Bible'", *Modern Chinese Literature and Culture* 14, mo. 2 (FALL, 2002): 163-206.

Stinson, Jill D., and Becker, Judith V. "A Case Study in Empirically Supported Treatment", In *Case Studies in Clinical Psychological Science*, edited by William O' Donohue and Scott O. Lilienfeld, 425-428.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3.

網路資料

王月眉，〈「鐵鏈女」案判決公布，量刑被指過輕〉，2023 年 4 月 10 日「紐約時報中文網」。
(<https://cn.nytimes.com/china/20230410/china-chained-woman-sentencing/zh-hant/>)，2024 年 10 月 4 日檢索。

Wang Yue Mei, "The Case of the Chained Woman": Sentencing Announced, Punishment Deemed Too Lenient. " *New York Times Chinese Edition* . April 10, 2023(<https://cn.nytimes.com/china/20230410/china-chained-woman-sentencing/zh-hant/>). Accessed 4 October. 2024.

張家然，〈何以致死？被虐待的方洋洋的 22 歲冬天〉，2019 年 11 月「澎湃新聞」。
(https://m.thepaper.cn/kuaibao_detail.jsp?contid=10055445&from=kuaibao)，2024 年 6 月 14 日。

Zhang Jia Ran, What Led to Death? The Winter of Fang Yangyang's 22nd Year Under Abuse, November, 2019, *The paper*
(https://m.thepaper.cn/kuaibao_detail.jsp?contid=10055445&from=kuaibao) . Accessed 14 June. 2024.

張寶峰，〈獨家專訪：閻連科的「她世界」〉，2020 年 8 月 3 日《文匯報》。
(<http://paper.wenweipo.com/2020/08/03/BK2008030001.htm>)，2024 年 6 月 14 日檢索。

Zhang Bao Feng, Exclusive Interview: Yan Lian Ke's 'Her World, August 3, 2020, *Wenweipo* (<http://paper.wenweipo.com/2020/08/03/BK2008030001.htm>). Accessed 14 June. 2024.

薛芮，〈成年女性試穿童裝：被「白瘦幼」審美異化的身體表演〉，2021年3月24日《中國婦女報》。（<https://women.huanqiu.com/article/42QvCIItQtpm>），2024年6月14日檢索。

Xue Rui, Adult Women Trying on Children's Clothes: Body Performance Alienated by the 'Pale-Thin-Young' Aesthetic. March 24, 2021. *China Women's News*. (<https://women.huanqiu.com/article/42QvCIItQtpm>). Accessed 14 June. 2024.

Differentiation, Sexualization, and Male Functions: Reanalysis of Female Disability in Yan Lianke's *Lenin's Kisses*

CHU Hoi Yan*

Abstract

In 2022, the “Iron Chain Girl” incident in Xuzhou triggered an enormous public outcry, revealing the oppressive forces exerted by two distinct power systems: gender and politics. Almost two decades earlier, Yan Lianke’s novel *Lenin’s Kisses* had already explored the intricate interplay between these two systems. Previous studies primarily focused on the political and historical dimension of disability narratives in this novel, rarely touching upon the discourse on gender, despite its crucial role in the portrayal of disability. To address this gap, this study adopts a text-centered interdisciplinary methodology to examine female disabilities in *Lenin’s Kisses*. It posits that *Lenin’s Kisses* diverges from the traditional emphasis on emotional expression in female illness narratives by directing attention towards female physical disabilities, while it exhibits limitations. Such narratives reflect patriarchal influences while simultaneously reinforcing the novel’s theme, as demonstrated in three ways. Firstly, female disability is categorized into three distinct types (as opposed to male disability), which are used to unveil the metaphorical imprisonment they impose and the stagnant power system. Secondly, female disability is sexualized as a joint product of the male gaze and grotesque narrative style. Lastly, the duality of male as both destroyer and healer rationalizes male violence and reveals a misogynistic perception of female bodies. Thus, in *Lenin’s Kisses*, the seemingly parallel power systems of politics and gender converge in the portrayal of female illness, illustrating how these women are unable to escape either the encroachment of external politics and urbanization or the repression of patriarchy.

Keywords: Disease writing, disability, Yan Lianke, *Lenin’s Kisses*, Feminism

* Joint PhD candidate (School of Chinese, Th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Department of Film Studies, King’s College London)
(Received March 26, 2024; Accepted February 3, 2025)